

蘇日關係的展望

紀清寅

一 田中執政之背景與親匪共之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復興，其主要因素係由於美國的支持與保守黨執政，尤以吉田茂之後，無形中造成了自民黨政權的一系列連續。其間歷經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數屆內閣，多年來，尚能穩健持重，堅持自民黨追隨國際民主陣營的一貫政策，使國內政局，平靜無波，且使日本成爲國際間大經濟國的重要角色。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執政黨——自由民主黨舉行全黨大會，改選新總裁，原屬於佐藤主流派的田中角榮爲急於競選成功，遂不惜與親匪共的反主流派的三木武夫，非主流派的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相結合，而匪共亦在暗中多方滲透，策動自民黨親匪派與社會、公明、民社等在野黨多數人士，成立聯合陣線，發動日、匪建交運動，加之日本國民因保守黨長期執政，一般顯有喜新厭舊，求新求變的不正常心理作祟，在平民出身的田中競選時，形成一窩旋風式的支持高潮，因而田中得能脫穎而出，一帆風順的擊敗了主流派的福田赳夫，當選自民黨總裁。

田中甫於七月六日就任內閣首相後，從未深切考慮，即以「革新派」的姿態，竟然推翻自民黨之一貫的反共國策，首先着手籌謀與匪共建交活動，亦係完成三木武夫等與匪共預約之協議與諾言。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親攜外相大平正芳等一行訪問匪區，於二十九日與周匪恩來在北平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與匪共建立邦交，同時由大平外相在記者會上聲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與我中華民國簽訂之「中日和平條約」失效，於是斷絕了中、日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此一不遵守日本憲法之規定與不顧國際條約義務行爲，固與匪共混入聯合國及美國總統尼克森之訪問匪區於前，有密切關聯，而對日本本身乃至亞洲局勢，未嘗不形成重大影響。究其此一措施之主要目的不外：

一、藉與匪共建交，制壓蘇聯，期能早日收回二次大戰中被蘇聯佔領的北方島嶼並與蘇聯簽訂和約。二、擺脫美國多年來之羈絆，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三、爭取中國大陸市場，吸取大陸重大資源。田中原冀藉此提高其個人聲望，獲得國內人民之喝彩，殊不料適得其反的效果，除親共份子外，全國國民對之反應極爲冷淡。並遭到各方輿論的批判和指摘，特別是撕毀中日和約，導致國際間一致的譴責，亞洲友邦亦紛紛不滿。

而匪共對日本的基本政策，乃是赤化日本，此一政策亦屬於國際共產黨赤化全世界政策中的一環。史達林過去曾說過：「控制了中國大陸，就走上了歐洲的便道；控制了日本，便所向無敵」。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出現，即是國際共產黨完成赤化亞洲的第一步，它第二個目標，就是赤化日本。

戰後日本恢復獨立，根據憲法，由全民選舉產生國會，由國會選舉總理，組織政府，一直維持着自由民主的體制。但在匪共目光中，保守政府是「反動政府」，不能符合共黨的要求，因此匪共堅決支持日本人民推翻現政府，樹立「人民政權」。二十餘年來，匪共一貫運用各種統戰手段，深深滲透到日本政府、政黨、輿論界、財界以及社會各階層，培養親共力量，一旦時機成熟，挑起所謂「人民革命」，推翻保守政府，樹立「革命政權」。

就常理而言，日、匪建交後，即應提高田中與大平等政治聲望地位，使日、匪過去二十餘年來不正常的敵對關係進入到一個新的「友好」、「密切」、「合作」的階段。但事與願違，日、匪雙方關係，反而日趨冷淡與沉寂。產生此種狀態，自有其複雜因素存在，即可證明，日本國內在匪共方面並未獲得實際理想的利益，自不殆言，却在國際上留下深惡的影響後果。

對日、美關係方面：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訪問匪區，事先並未與日本磋商，以致在日本產生了所謂「尼克森震撼」事件。田中出之報復，亦以獨斷專行手法，超越美國，且先於美國冒然與匪共建交

，表現田中內閣之「果敢與前進」，在表面上看來，美國自無法阻止日、匪之建交活動。一九七二年八月底檀香山田中與尼克森會談中，尼氏明白的闡述美對匪共之政策及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友好關係並履行其對盟國的條約義務。直接間接的表示了美國對日、匪建交的不滿。一九七二年下半年起，美、日兩國經濟關係，因貿易逆差問題，變得相當惡劣，對日本經濟上的打擊頗大，即可看出日、美兩國間之不協調的情形。

對日、蘇關係方面：一九七二年春，在尼克森總統宣佈訪匪前，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匆匆訪問日本，與福田外相晤談之後，對各項重要問題多已達成協議，兩國關係原已有好轉跡象；例如決定於一九七二年內舉行日、蘇和約談判，兩國總理互訪以及共同商討有關開發西伯利亞問題。蘇聯之所以示好日本，原欲拉攏日本，對抗美、匪之勾結，日本對此一大好時機都不知予以把握利用，竟逕自與匪共建交，日、蘇原已見好轉的兩國關係，自然復趨於冷淡。一九七二年十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訪蘇，亦欲解釋日、匪建交事件，即遭到蘇聯當局之指摘，並指稱其有支助匪共在亞洲建立新霸權之意圖，予以多方抨擊。

對亞洲國家的關係：日、匪建交後，田中即派前外相愛知揆一訪問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五國，又派前經濟企劃廳長官木村俊夫訪問韓國；外務次官青木正久訪問越南、高棉、寮國等越南三邦，其訪問目的，亦在解釋日、匪建交經過及今後對緩和亞洲局勢方面交換意見，並要求各該國之諒解與繼續與日本之合作，作為日本爾後擬訂亞洲外交政策之方針。但訪問結果，雖然各國對日、匪建交未加劇烈的反對，但一般均認為此一建交究竟能否緩和亞洲緊張局勢，表示懷疑。其中木村特使訪南韓時，朴正熙總統曾面告木村，日本之與匪共建交，除已傷害了中華民國外，第二個被犧牲的將是韓國，且對日本急謀與北韓接觸，率直的不滿。對「日、美安保條約」中有關「韓國條約」，亦表示憂慮。愛知揆一訪問泰國時，他儂總理亦曾指出泰國有救平共黨游擊隊的決心。在訪問印尼時，蘇哈托總統曾以一九六五年中共支持印尼叛亂事實，對日提出警告。

窺諸以上各項事實，大多數亞洲國家咸認日、匪建交，乃使匪共獲有日本之支援，誠如「引狼入室」，「為虎添翼」，愈益增強鼓勵匪共侵略之野心與擴張勢力之聲勢，將使所有亞洲國家受到威脅與推殘。況東南亞聯盟五

國，包含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在內，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過日本軍閥之侵略蹂躪，此種創痛刻骨銘心，深冤宿仇，記憶猶新，如今日、匪勾結，企圖增加匪共勢力範圍，顯然為匪作伥，不僅衷心表示反感，且有異常不安，深加憂慮警惕的態度。首先以泰國而言，在日、匪建交後，即對日之政策表示憤激與反抗，繼而經由全國發起抵制日貨，進行劇烈的反日運動。即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亦曾公開表示支持泰國之此一反日運動。

田中之企圖團結亞太國家，有意重溫日本之「大東亞共榮圈」之幻夢，同時挾亞太國家以抬高個人的身價；一面拉攏匪共，一面借重美國，以牽制蘇聯，使亞洲獲得平衡均勢，而造成其在亞洲舉足輕重的政治大國地位的角色，此一如算盤，憂憂乎難矣。田中之企圖與匪共建交之用意，極為明顯，不僅早為蘇聯、美國所識破，且首先開罪了中華民國，斷絕了邦交，種下日、蘇關係惡化的種籽，尤使日、美關係蒙上了濃厚的陰影，陷入嚴重的低潮，田中之外交策略的手法，有欠考慮，即今後對國內與國外，大有得不償失且陷於迷惘的處境。

二 田中之多元外交政策與發生之影響

田中內閣與匪共建交後，即派出特使分訪亞洲九個國家，大平正芳外相亦先後訪問澳洲、紐西蘭、美國、蘇聯等國。田中於七月三十一日親訪美國，訪蘇前兼程訪問西歐英、法、西德三國，其目的乃在發動國際間多元運動策略，亦符合季辛吉新大西洋憲章包括日本在內之提議。田中亦曾表示日本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現已步入世界大國之林，並自稱美國、西歐、日本為世界政治、外交、經濟的三極，加強三者的團結。其次日本目前正可在大國方面如蘇共與匪共之間，美國與蘇聯之間，美國與匪共之間；次一級的國家，如南韓與北韓，南越與北越，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與伊朗、阿富汗等國間之微妙關係，均可多方加以利用。

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本即已正式與北越建交，在法國巴黎簽訂和約，同時發表聲明，承認賠償北越戰時損失二千萬美元，名之為無償援助，並承

諸今後將以經濟援助北越復興。日本認為對北越的援助，乃是日本重建東南亞全面計劃之一環。刻正擬與東北亞之北韓商談建交問題。日本亦認為承認北越、北韓的雙層外交，乃為穩定亞洲之緊張局勢，復以其經援抑或軍援作為爾後易於從中操縱、控制，以謀取對日本本身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據傳，日本亦正擬與阿爾巴尼亞建交，如此，不論是民主集團抑或共產集團，均將與之接近，作為進一步對外擴張，增加聲勢的發展。

在訪問期間，大平正芳外相在紐約聯合國與季辛吉大談其日、美友好關係，對蘇則大談其協助開發西伯利亞計劃。繼而又對匪共開發渤海灣油田，竭力提供技術合作，以之對抗西伯利亞之石油開發。以上種種即可見證日本正企圖以西歐牽制美國，又要聯美以對抗西歐，復要與蘇聯談判以威脅匪共，更要看來似乎配合美國親匪共行動，與匪共勾結，甚至與阿爾巴尼亞建交來對抗蘇聯，日本美其名為「穩定國際和平」，而實際上則在玩弄多角的國際關係，但是其他國家又何嘗不亦在運用日本之變詐詭計作為各自利己的勝算。

三 田中訪蘇行程遭受波折

一九七二年十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訪問莫斯科並未轉變蘇聯對日之冷淡態度，於是本年三月初田中透過日本駐蘇大使遞交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私函一件，要求與蘇方進一步談判日、蘇和約及其他各項問題，並表示願親自訪蘇一行，以消除雙方之歧見。同年三月底布某復函，邀請田中訪蘇，但對訪問日期却故意一延再延，由原定七月改為八月，再延後始決定為十月初。蘇聯對田中訪問日期之一再後延，為蘇聯多年來邀請國外首要訪問絕對少有的態度，使田中預定七月訪美，八月訪蘇，九月訪歐，年底訪東南亞之行程次序為之紊亂，也使日本外務省大感窘困。而前此原預定以自民黨為主體並以三木派的石田博英為團長的議員訪問團應邀於八月間訪問蘇聯，但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轉而挑剔，親函田中謂「清一色的議員訪問團，蘇聯不表歡迎，要求改為以自民、社會、公明、民社等四黨組成之超黨派訪問團，始予接受，由日本外務省重新擬訂，再與蘇方協調，名單俟由蘇方承諾後，方可訪蘇」。「理由是蘇聯要瞭解日本各黨派情況，溝通各黨派各階層意見，故而要與日方各黨派人士會談」。按外交慣例，由駐在國使館事先雙方接洽妥當

蘇日關係的展望

後，始將造訪名單送交，如有不當之處，即可當面預為商洽修改，何致形之於布某首要人物之親筆函件，加以挑剔。此種有意刁難，顯見蘇聯乃在出於主動，兼而使日方訪蘇人員，必須經由蘇方逐一審核批准，此種藐視日本態度，在國際外交史上亦屬少見之事。至於蘇聯之所提超黨派訪問團，自有其手法與用意，至少是要分化日本在野黨，企圖部份人士為蘇共所利用。日本原想利用蘇聯，作為其在國際間的多元運用，殊不料蘇聯更深一層的展開了反作用，却希望利用日本國內的矛盾，造成政治上的分裂，各有圖謀。日本政要對蘇之訪問大有「啼笑皆非，騎虎難下」之勢，而蘇、日外交態度之微妙複雜以至形成敵對的發展，可想而知矣。

四 田中兼程訪問西歐之行

田中角榮於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起程訪問西歐，首先訪法，其次訪英，再訪西德。訪法四天，曾與法國總理麥斯邁以及總統龐畢度舉行會談，除對經濟與文化方面以及開發非洲加彭國家天然資源合作意見略為接近外，至有關政治方面問題毫無成果。對美國季辛吉四月二十三日在紐約所提包括日本參加新大西洋憲章計劃，龐畢度完全不予承允或考慮，認為歐洲大陸應列為優先地位，表示法國是歐洲的中心，應有堅強的自主性，無論什麼「季辛吉的構想」，「北大西洋新憲章」，「美國盟軍統帥總部」，都不應在歐洲存留，日本尤不宜參與西歐事務。對田中所提希望法國支持日本在聯合國加入安全理事會為常任理事國，法方不加可否。法國原對日本在傳統上即存有歧見，田中亦正希望擬藉此訪問時機，縮短日、法間政治上的距離，以糾正所謂美、歐、日所形成之「不均衡的三角」關係，由於法國之始終採取對日消極的姿態，即對田中之邀請法總統訪日一節，亦只報以微笑。法、日之外交談判，幾乎可說毫無進展，法之對田中在外交禮貌上不但無熱情的款待，即談話態度上之難堪當可以想見。

九月三十日田中飛抵倫敦，與英首相希斯晤談，雙方曾達成若干協議，諸如日英宜加強自由貿易，英國北海油田由英、日協力開發，英國亦將協力參加日、美開發印尼之石油與礦源。希斯要求日本對香港的貿易予以特惠待遇。對於日本參加「新大西洋憲章」問題，雖然不如法國堅持拒絕的態度，但亦未作肯定的答覆，而祇認為日、美、西歐三大經濟力量，如能加強密切合

作，將有助於世界之和平。復強調日、美、西歐經濟競爭時代業已過去，似應改變為共同開發後進國家，提攜中進國家，互通融經濟資源，進行各種天然資源之開發計劃。再對美國的經濟關係上，英、日共同希望對於貿易，通貨新體制，應予早日解決。田中對英法各大學文化團體，各提供三億日元基金，作為研究日本文化之用，並允諾日本天皇將於本年內訪問英倫，而英方女王伊利沙白亦確定於一九七五年五月訪日。綜合上列各項，確為田中之不虛此行的一次意外收穫。

田中於十月四日飛抵波昂，與西德總理布蘭德曾就國際貨幣改革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日本與歐洲共同市場間的未來關係，經濟合作開發蘇聯西伯利亞圖門油田事宜，以及一般國際情勢進行會談並交換意見。日、德已協議設立聯合能源委員會，探討雙方在能源及原料供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田中認為圖門輸油管可以往西通至德國，往東通至日本海，兩邊距離幾乎相等。在聯合聲明中，布蘭德表示接受邀請，將擇期到日本作正式訪問。

田中訪問三國，各有不同的態度。法國對日之冷淡與不熱心，不無原因，溯及二次大戰，日軍將法國驅出越南，日前越南以及東南亞之經濟勢力多為日本所籠罩。英國雖然在亞洲部份退出，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地，尚有借重日本之處，日本且應允協助開發英國北海油田。至於西德目前與日本共同受到蘇聯之威脅，不無有同病相憐之感，但未見說明而已。

田中訪問西歐之主要目的，係因日貨在美受到若干限制，尤以近年來與美在貿易上發生巨大的逆差，勢須另尋較妥的市場，歐洲之共同市場遂成為日本貿易之最好對象。其次另一重大問題，是季辛吉所提出包括日本在內的「新大西洋憲章」的構想問題。法總統龐畢度認為尼克森總統所標榜的「歐洲年」正如紙上談兵，似已落空，因此對此一構想心存疑慮，而尤認為日本並不足以與美國、歐洲大陸形成所謂「等邊三角形」。英國首相希斯只籠統地表示可以加強美、歐、日的三角關係。西德布蘭德總理認為有鞏固歐洲國家與日本間關係的必要。總之田中此行並未獲得任何具體實際的成果。

五 田中訪蘇遭遇挫折與今後日、

蘇關係展望

田中角榮自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一日訪問歐洲法、英、西德三國而將主要訪問國家蘇聯列於最後，原由蘇聯藉故將訪蘇日期一再後延所致。日、蘇之間在第二次大戰以後，雖然建有邦交並互派使節，但迄未簽訂和平條約，這在國際法的觀點上認為日、蘇間之戰爭狀態並未真正結束，其主要癥結乃由於蘇聯在大戰即將結束時始佔據了日本北海東北千島南部齒舞、色丹、國後、擇捉四個小島，日本認為屬於日本原有的版圖，堅主返還，而蘇聯則堅持不還，於是雙方形成僵局，因而田中角榮和日本輿論界均希望就此次訪蘇談判中，亟應獲得確切折衝的結果。

本年九月上旬，日本當局即曾派遣一個議員代表團訪蘇，訪問團團長是自民黨政府前任勞工大臣石田博英，訪問目的即在先於田中向蘇方探聽蘇聯對歸還上述島嶼的態度，但為蘇方反向日本議員訪問團作了一番挑剔，對清一色自民黨團員不表歡迎，而改為各黨聯合派員參加，顯然即為沖淡該一訪問團所負之主要任務，因而該訪問團訪蘇結果並未獲有任何成就。其次田中本擬於七月間訪美後，八月間訪蘇，便可利用美、日聯合聲明再發展到日、蘇聲明上，如此在國際宣傳上以謀取有利於日方之處境，殊不料蘇聯藉口國內政治上之安排不及而將田中行期向後拖延，終於改在十月初旬。日本官方雖無公開表示，但在輿論界評論中已看出日本對蘇之措施已有不滿之情緒。

田中訪蘇前，為壯其行色，日本國內全國上下，由自民黨提議，包括在野的社會、公明、日共、民社等黨派發動連署簽名要求蘇聯歸還四島運動，表示此一願望乃是日本全民所一致要求的。繼之日本參眾兩院在會議中亦隨之決議通過，其中特殊的一點，是過去日本社會黨與日共均不同意要求將國後與擇捉二島返還日本，認為日本已於舊金山條約中將二島放棄，在國際法上，日本便沒有要求蘇聯歸還的法律根據。但本屆會議却一反前例，認為四島均有歸還的必要，亦係日本參眾兩院極難得的一致立場。而在民間活動，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各省，到處有百萬人簽名，造成民間極大的聲勢，而使田中首相訪蘇對要求歸還四島成為主要的任務，也真正代表着全民的意志，更具有表示田中此行的重要性。且原已有打前站者，先有石田博英，後有福田篤泰，率領之兩批所謂超黨派訪蘇團，而結果毫不理想，足見蘇聯對之亦毫無反應。

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還，日、蘇之間，對所謂北方島嶼之歸屬問題，

不但未見絲毫鬆弛現象，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美、日簽署所謂「沖繩轉移協定」，致使琉球之歸屬問題告一段落。日本之次一步驟，即傾其全力於北方島嶼之歸還要求，乃順理成章之事。日本爲重視此一問題，曾成立「領土問題委員會」，民間亦成立「北方協會」，「領土復歸北方漁業對策本部」，「千島齒舞諸島居住者連盟」，「北方領土復歸期成同盟」，「全國樺太連盟」等組織，呼籲一般民衆認識北方島嶼歸還之重要性。日本前首相佐藤亦於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聯合國二十五週年大會中演講時，暗示日本將加強向蘇聯交涉，索還北方諸島。蘇聯對此亦向日本提出抗議，指責日本之此項措施，足以損害兩國間之友好關係。蘇聯過去對上列四島之佔領，一向以「雅爾達協定」爲遁詞，詭辯其佔領行爲之正當性。而日本則表示不能承認這些未經第三當事國之同意，肆意宰割他國領土之密約。上述四小島嶼對日之國防而言，固然有其重要地位，對蘇聯而言，亦係其截斷美國西太平洋防線，覬覦太平洋軍事動脈之重要戰略據點。蘇聯前總理黑魯雪夫曾說過：「鑒於千島的軍事價值，決不能放棄」，由此可知，蘇聯佔據千島的最大目的，並非千島近海漁場的經濟價值，而是側重在軍事戰略上的價值。

●美國的遠東戰略係從阿留申列島經日本、韓國、琉球、台灣、菲律賓至印度洋，設立一條圍堵防線，以便制止共黨進入太平洋。但蘇聯之佔據千島列島，終將這條防線分成兩段，由此造成一千餘公里長度的千島諸島嶼的缺口，使太平洋的安全，蒙受莫大的威脅。倘若千島列島受到日本的控制，而對島海峽在受日本封鎖時，則蘇聯便將無法向太平洋擴展其勢力。

一九七二年春尼克森總統訪問匪區前，蘇聯爲拉攏日本對付匪共，蘇外長葛羅米柯訪問東京，一時日本官方與民間復萌收回北方領土的新希望，但葛某僅對促進日、蘇兩國間文化與人員交流以及經濟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石油問題提出討論，而對北方島嶼問題，則絕口不談。

此次田中親自訪蘇，與蘇首要談及歸還島嶼事，並表明是日本全民的意願，竟仍然遭到蘇方白眼相加，置若罔聞，不加理睬，即聯合聲明中亦堅持不提一字。至對和約問題在聲明中僅說明：「日蘇和平條約，將在一九七四年適當時期，作繼續有關締結的談判，並謀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留下之種種懸案」。其他項目爲：「基於互利與平等原則擴大經濟合作」，「共

同開發西伯利亞天然資源不排除第三國家參加」，「發展貿易、農業、運輸、漁業以及科學技術之合作與文化之交流，能源供應，原子能和平用途」，以至「公害環境，北方季候鳥之保護，日人掃墓」等枝節問題。總之，此一聲明就蘇方而言，乃多着重於經濟的交流合作，對政治問題則置諸腦後，一概免談。至對蘇聯過去一再提議之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問題，在聲明中亦僅稱：「雙方強調基於尊重獨立原則，將竭力積極促進亞洲和平與安定事業上的貢獻」。

綜合以上所述田中訪蘇之行，無疑重蹈了十七年前鳩山一郎內閣之失敗覆轍。溯及一九五六年十月，日、蘇兩國爲恢復外交關係，曾發表聲明，蘇方表示，在將來兩國簽訂和平條約時，蘇聯可以將原屬於日本北海道的齒舞與色丹兩個島嶼交還日本，至於另外兩個島嶼則拒絕討論。及至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訂立後，蘇聯認爲此項條約係針對蘇聯爲假想敵而作，並對蘇聯造成威脅，乃一怒之下發表聲明，撤銷以上兩島歸還之承諾，故而每當日本提及北方四島歸還問題時，蘇聯即斷然指稱：「二次大戰的領土問題，早已解決」。而此次田中在與蘇方談及此一問題時，即由蘇佈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答覆：「蘇聯對於領土問題，自有國家堅定政策，或由外交方面詳細再談。」即可說明當面業已拒絕，使田中當面難堪。

田中與大平，雖儘全力推進對蘇和平條約與外交關係之促進，但結果仍如二十五年來之舊態，日、蘇意見同樣無法調和。同時田中未嘗不存有投機取巧與僥倖的心理，認爲蘇共與匪共的衝突、美國與匪共的接近、日本與匪共的建交，以及蘇聯所寄望於日本的經濟合作與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等等因素，可能使蘇聯對日領土問題上稍見軟化，四個島嶼或可先收回兩個，也不辜負此一行程。殊不料種種想法適得其反，且一切均成泡影，田中至此，始瞭解蘇聯之冷酷無情與狡狴，確較之日本又棋高一着。

自上年（一九七二年）田中訪問匪區後，蘇聯對日之態度一直不甚友好。大平外相訪蘇時，蘇方即給予各種難堪。一年來，蘇聯陸續捕捉日本漁船，其捕捉方式幾乎完全使用暴力，兼用軍艦離離日本漁船的救援，強制扣留，迄今已有一千四百艘大小漁船被蘇扣留，一萬二千餘名漁民被捕。日本政府爲之困擾不堪，雖經迭次抗議，悉無任何效果。其次蘇聯對日本國境之凌空侵犯，早已數見不鮮，而最近蘇聯飛機又復侵入日本領空，日本空軍亦起

飛巡邏，藉以對抗。尤不使人理解者，是田中角榮大唱多元外交，在訪蘇前夕，蘇聯艦隊東來，故集結於北海道附近，即是日本所要求返還的四小島週圍，舉行軍事演習，海空軍大舉出動，即在日本海域附近，對日本不僅是一種精神上的威脅，更可以說是極不禮貌的行動，日本政府抗議無效。蘇聯之此一軍事演習，至少是表示對日本四島決無歸還意圖，並且可以說是對日本表示一種威脅的強硬姿態，顯然，對國際談判是要以實力為基礎的，日本之多元運用，領土返還俱都是徒托空言，於事無補。日本有鑒及此，亦已成立「防衛學會」，作從事政策與軍事國防理論的研究，參加者多屬教授名流，自衛隊中上級幹部，約八百五十人參加。最近提出「武器加強論」，「本國自製論」，「產業界防衛力量分擔論」等。由此可見日本正渴望在經濟力以外，使用軍事防衛力，以爭取實現其國際多元的外交策略與本身在政治上的發言權。

田中訪蘇回國後，一般多稱之為「鐵羽而歸」，誠然，名符其實。據若干新聞界評論，認為田中訪蘇之行不但毫無所獲，反而發生了反效果。「共同通訊社」駐莫斯科特派員在本年十月十一日田中離蘇後第二天，由莫斯科發回東京一則新聞電訊說：「據蘇聯方面消息透露：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因田中一再提出北方領土的要求而暴怒，對日本之態度隨之更見嚴厲」。因之儘管田中政府及自民黨當局在極力強調「田中此行已使日、蘇關係獲得明顯的進展與收穫」，但事實勝於雄辯，田中結束訪問時，雙方發表之共同聲明，對於日本全國癡神關注的北方領土問題，竟隻字未提；日本當局尚稱之為有所進展收穫。此項進展收穫是否專指：「兩國將在一九七四年適當時期，作為繼續有關締結和平條約之談判並謀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留下的種種懸案」？至所謂「懸案」是否包括領土問題在內，確實值得懷疑。倘若蘇聯同意將領土問題也視為懸案，則又何必如此悍然拒絕在共同聲明中以任何方式提及領土問題？

其次日、蘇共同聲明中：「雙方同意開發西伯利亞天然資源」，此乃雙方共同有利的經濟計劃。由於美國對此項開發計劃亦頗感興趣，美、蘇於本年六月在華盛頓舉行高層會談時，美國有意投資一百億美元（又傳已向美貸款四十億美元）。前此日本僅擬投資十億美元，且對開發計劃之進行並不熱心，本年六月間布里茲涅夫亦曾親筆函致田中角榮，希望日本對上項計劃積

極支援。在美國決定參與後，一反過去冷淡態度，竭力向蘇方爭取原先之諾言。於是在本年八月底蘇聯再派外貿委員會副主席率團訪日，與日方經濟首腦商討如何加速進行開發西伯利亞工作，並談及有關使用日本之資金問題及開發之規模，利潤之分配，聯運之方式，以至日、美、蘇三國間之協調，乃至共同進行之方式，今後各方將派員陸續積極推動研討與擬訂。此其間可能由於美、蘇交換投資之條件有所阻礙，於是蘇聯再轉向西德，而西德亦正願參加圖門油田之開採工作。故而日、蘇在共同聲明中指明：「日、蘇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天然資源不排除第三國家參加」。據傳蘇聯最初表示由於準備不足為理由，擬待田中訪問後，再作進一步的決定，繼而又透露「蘇方現已決定將共同資助之輸油管，輸往日本之西伯利亞原油供應量削減一半」，但不久又說「完全不擬將原油供應日本，僅可將木材與瓦斯輸日」，「對於圖門油管沿匪蘇邊境一直鋪設到日本海，目前正在考慮到匪共的反應與干預的可能性」等種種不利的消息，致使田中感到日、蘇之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課題大有荆棘滿途之勢。想此點亦係蘇聯對日有意刁難之托詞，其關鍵仍在於雙方之條件問題。由此更可證明日、蘇談判與日、美談判，大異其趣，而蘇聯之詭詐多變，尤非日人所可企及。田中大平，輕於嚐試，可謂不智之甚。

至於日、蘇同意繼續推展貿易一事，日、蘇復交十七年以來，貿易額有逐年增加趨勢，目前每年已達十億美元，有超過美、蘇貿易額的傾向，預料短期內，日、蘇貿易前途大有可為，此點足證明蘇聯對日之關係，乃在經濟重於政治，無可諱言。其餘如科技合作、文化交流等等各類小節問題當無關宏旨。

總之，蘇之對日，在基本領土問題上却絲毫不肯讓步，其理由在於所謂「日本領土如有變動，亦必將引起東歐的領土糾紛」，然而真正的主要原因，乃是要利用領土問題使日本疏遠匪共，轉而接受蘇聯的控制與就範。故而在會談中有意使田中處境尷尬，進退維谷。據各方報導，日本國內官方、在野黨以及輿論界在田中返國後，紛紛交相指摘，嚴予抨擊，認為田中訪蘇殊欠考慮，田中之聲望竟致一落千丈，其壽命由於親匪而遭受挫折，四面楚歌，步鳩山之後塵，自不殆言矣。

結論

日、匪建交，不但未為田中的政治生命增添光彩，反而遭受到各方輿論的批判和指摘，尤以撕毀中日和約，導致國際間一致的譴責；日本與美國、蘇聯及亞洲國家間的關係不但亦未因日、匪建交而為各國所重視，反遭美、蘇兩國的反擊與引起亞洲國家的憂慮不安而提出警告。但田中尚執迷不悟，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間再次由日本外務省在東京召開了一次「亞洲太平洋使節會議」，包括駐蘇大使、駐美公使及駐香港總領事參加，經確切證實對日、匪建交，曾坦直說明各國政府均表懷疑與極大的不安，並要求政府今後對亞洲外交，應審慎處理。

日外相大平正芳亦曾率直承認亞洲地區不安因素確實依然存在，僅僅表示大體上已由對抗時代進入談判時代，而求今後日本外交上以促進亞洲和平為努力的目標。法眼外務次官對與會大使，要求日、匪建交事不宜作過度的評價，由此更可證明各方對日本與匪共建交反應的真實性。

在日本國內對日、匪建交，固曾一時赫耀渲染，不久經過冷靜觀察後即漸趨沉寂。即輿論界以日本在匪區內毫無所獲，乃至不斷出現批評文字。自民黨親華議員與正義人士，對田中內閣與中華民國絕交事曾極表憤慨，口誅筆伐，使田中內閣處境頗為尷尬，其政治聲望亦遂之日形低落。

田中不幸以急驟手段與匪共「建交」而鑄成大錯，究其形成因素當非單純，但其主要部份諸如「擺脫美國之羈絆，採取獨立自主之外交」，此種語調誠屬荒謬之至。緣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處境瀕臨危急，嗣經美國多方扶植，始得復甦，而亦始有今日之經濟、工業方面的成就，就目前情勢而言，不論政治、經濟、軍事仍然承賴美國之支援，一切亦多以美國為馬首是瞻，而今竟有擺脫美國獨自振翼雄飛之意圖。美國總統尼克森曾在國會咨文中，以最強硬的口吻直接警告日本：「不要因為短期的政策而影響了長期的團結，不要為了競爭的目標而威脅了政治合作的目的」。

至於蘇聯對亞洲的政策，顯然是除既得的權益確保外，並乘機擴大勢力，拉攏日本，參加所謂「亞洲集體安全」，其目的是分化日、美關係讓日本脫離美國，依附蘇聯，包圍匪共，再使日本作蘇共的馬前卒子。兼而利用美、日的經濟衝突，蘇聯便可從中漁利。

田中之牽匪制蘇，又聯蘇制匪，兼而以大力推行多元外交策略，既想以西歐牽制美國，又要聯美以對抗西歐，使日本成為善變多詐之國，但田中妄

想玩弄之手段，其深沉惡辣則尚不及蘇聯。田中訪蘇遭受種種凌辱，乃咎由自取，足以使日本全國對於共黨集團，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行政院蔣院長於本年十月一日接見來華訪問之日本議員訪問團時，曾提出懇切的忠告：「我們認為擺在日本人民前面，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受共匪的擺佈牽制，使日本日趨混亂，以致不可收拾；第二條路就是擺脫與共匪的關係，和自由世界站在一起，來消除國內混亂不安的情形，重建有秩序而繁榮的社會」。這一席話對於日本明智之士，是極為誠摯的忠告，也是一種極有意義的挑戰。

總之，如果匪共聯美以防蘇，日本是它的政治滲透的對象；如果匪共與蘇聯和解，日本是它在亞洲的排斥對象；如果匪共與蘇聯及美國的三角制衡關係，繼續下去，日本是它滲透與排斥的雙重對象。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匪共絕不可能與日本維持真正的友誼，而祇有被利用的成分，在消極方面牽制日本，在積極方面則大力施展其滲透顛覆陰謀，作為控制擺佈日本的最後目的。日本的前途並不決定於田中內閣，亦不決定於少數短視的政客與商人。大多數日本人民均已體認到田中內閣承認匪共之不當，這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與力量。深切希望中、日兩國的反共非共力量，必將在共同的理想與信念之下再形結合起來，這對日本的前途，亞洲的安全，都有深長的影響。換而言之，倘若日本被赤化，則對我中華民國之反攻大陸之負擔不無沉重之感。

蔣院長所說：「日本擺脫與共匪的關係」乃是高瞻遠矚的長遠之計，即就目前利弊而言，防範於未然，消除禍害於動亂之初，的確是一項必要的作法。田中內閣之種種輕舉妄動，自取其辱，目前正宜寤寐深思，務使迷夢初醒而作懸崖勒馬之舉，此其時矣。

蘇聯五十年

V·史料羅杜莫夫著

呂律譯

·實售二十元·